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四 起高帝八年盡惠帝七年凡十二年

太祖高皇帝下

壬寅八年冬上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班志高帝十一年更名東垣曰眞定過柏人班志柏人縣屬趙國括地志柏人故城在邢州柏人縣西北十二里至唐天寶元年更柏人曰堯山嚴註柏人縣今隸順德府之唐山縣貫高等壁人於廁中欲以要上上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遂不宿而去十二月帝行自東垣至

春三月行如洛陽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槥歸其縣縣給衣食棺葬

具祠以少牢又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

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操兵乘騎馬師古曰賈人坐販賣者也綺文繒也即今之細綾也絺細葛也紵織紵為布及疏也罽織毛若今毼及氍毹之類也操持也兵凡兵器也乘駕也騎單騎也余據錦織文也繡刺文而五采備者也縠縐紗也○綺音欹紵音佇罽音計毼音曷氍音劬毹音輸氍毹毛席也縐音皺初上為亭長以竹為冠及貴常冠謂之劉氏冠至是乃下詔曰爵非自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　秋九月行自洛陽至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皆從　匈奴冒頓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柰何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

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知不肯貴近無益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柰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

漢九年冬上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臣光曰建信侯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爲婚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敘唯仁義之人爲能知之柰何欲以此服冒頓哉蓋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爲婚姻也且冒頓視其父如禽獸而

獵之矣有於婦翁建信侯之術固已疏矣況魯元已爲趙后又可奪乎

十月未央宮成大朝諸侯羣臣置酒前殿上奉玉巵起爲太上皇壽曰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　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秦中謂關中故秦地也新破謂經兵革之後未殷實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齊之王族諸田也楚之王族昭屈景也皆二國之彊家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民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彊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

術也上曰善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族及豪傑於關中與利田宅凡十餘萬口　十二月上行如洛陽

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變非常也謂上告非常之事於是上逮捕趙王及諸反者師古曰逮捕謂事相連及者皆捕之一日在道守禁相屬不絕若今之傳送囚耳貢父曰逮者其人存在直追致之捕者其人亡當討捕也故有或但言逮或但言捕如異義也一日逮易辭捕加力也逮徒呼召之捕則加束縛矣趙午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轞車膠致師古曰轞車者車而為檻形以板四周之無所通見史記正義曰膠致者膠密不得開送致京師也與王詣長安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剟索隱曰剟亦刺也應劭曰以鐵刺之也○榜音彭剟音揣又音掇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

士誰知者以私問之蓋欲求貫高平日相知昵者以其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班表郎中令之屬有太中大夫中大夫中大夫皆掌論議泄姓也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爲然諾者也言以義自立重其然諾而不欺人也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箯輿前師古曰箯輿者編竹木以爲輿形如今之食輿高時搒笞刺剟委困故以箯輿處之郭璞三蒼詁云箯籢土器○箯音鞭泄公與相勞苦如生平驩因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於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春正月上赦趙王敖廢爲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爲趙王上賢貫高爲人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

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弒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亢遂死（蘇林曰亢頸大脈也俗所謂胡脈也師古曰亢者總謂頸耳爾雅云亢鳥嚨喉嚨也○亢音剛）

荀悅論曰貫高首為亂謀殺主之賊雖能證明其主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罪無赦可也

臣光曰高祖驕以失臣貫高很以亡君使貫高謀逆者高祖之過也使張敖亡國者貫高之罪也

詔丙寅前有罪殊死已下皆赦之　二月行自洛陽至　初上詔趙羣臣賓客敢從張王者皆族郎中田叔孟舒皆自髡鉗為王家奴以從及張敖既免上賢田叔孟舒等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上盡拜為郡守諸侯相（班表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漢初諸侯王國亦置丞相統衆官）

宮第卿大夫都官如漢朝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爲置吏改丞相曰相秩二千石

夏六月晦日有食之　更以丞相何爲相國自丞相進相國則相國之位尊于丞相矣

屆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于櫟陽宮秋七月癸卯葬太上皇于萬年楚王梁王皆來送葬赦櫟陽囚臣瓚曰萬年陵在櫟陽縣故特赦之　定陶戚姬有寵於上如淳曰姬衆妾之總稱也漢官曰姬妾數百臣瓚曰茂陵書姬內官也秩比二千石索隱曰姬周之姓所以迻傳稱伯姬叔姬以言天子之宗女異於他姓故遂以姬爲婦人美號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己雖封爲趙王常留之長安上之關東戚姬常從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益疏上欲廢太子而立趙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爲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帝方擁戚姬昌還走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上笑而釋之然尤嚴憚

謁及帝欲廢長立少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吃言之蹇也）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師古曰以口吃故重言期期貢父曰期讀如荀子目欲綦色之綦楚人謂極爲綦）上欣然而笑呂后側耳於東廂聽（韋昭曰東廂殿東堂也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廂言似箱篋之形）既見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嘗獨居心不樂悲歌羣臣莫知其所以符璽御史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爲不樂非爲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邪上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乃可上曰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也上曰善於是召昌謂曰吾固欲煩公公彊爲我相趙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上曰吾極知其左遷

然吾私憂趙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昌爲趙相久之上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此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爲御史大夫初趙人方與公謂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能至是乎堯果代昌位　初上以陽夏侯陳豨爲代相國監趙代邊兵（夏音賈豨音希）豨過辭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豨常慕魏無忌之養士及爲相守邊告歸（漢律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

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病至成帝時郡國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至和帝時賜予皆絕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左傳曰韓獻子告老禮記曰若不得謝漢書諸云謝病皆同義。過趙賓客隨之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趙相周昌求入見上具言豨賓客甚盛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韓王信因使王黃曼丘臣等說誘之太上皇崩上使人召豨豨稱病不至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爲代王劫略趙代上自東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矣羅誌漳水有二一在太原府樂平縣之沾嶺北流折而西南入和順縣之梁榆水謂之清漳一在潞城縣西三十五里交漳村又東流百八十里至彰德府林縣界合清漳謂之交漳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秦滅趙置鉅鹿郡邯鄲郡漢始置常山郡杜佑通典曰漢常山郡故城在趙州元氏縣西守者郡守尉者郡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

可令將者白見四人上嫚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又求樂毅之後得其孫叔封之樂鄉號華成君又問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豨將多降 冬年下詔曰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讞音彥又音孽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爲奏傅所當比律令以聞傅音附

乙巳十一年冬上在邯鄲陳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將騎千

餘軍曲逆張春將卒萬餘人度河攻聊城班志聊城縣屬東郡括地志聊城故城在博州聊城縣西二十里春秋時齊之西界聊攝也戰國時亦爲齊地漢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不下攻殘之豨將趙利守東垣帝攻拔之更命曰眞定帝購王黃曼邱臣以千金其麾下皆生致之於是陳豨軍遂敗淮陰侯信稱病不從擊豨陰使人至豨所與通謀信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有罪而居作者爲徒有罪而沒入官者爲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春正月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按班表告信反者舍人樂說也封慎陽侯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師古曰懸鐘之室附錄地志云未央殿東北二里許鐘室故處也有隙地丈餘草色皆、

亦相傳呂后殺淮陰侯亦讀而然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附錄張元羽支離漫語云廣南有韋土官者自云淮陰侯後裔鑿實難作其客附其三歲兒知韜相國蕭與侯知己不得已為呂后所劫私往兒之相國驚甚曰若能匿淮陰侯兒乎中國不可居矣急逃南越趙佗必能保此兒遂作書與佗曰此淮陰侯兒公善視之佗養以為子而封之海濱賜姓韋用韓之半也今其族世豪於海濱開自鄒侯所遺之書以佗所賜之詔對之鼎器○嘯音敕

司馬遷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臣光曰世或以韓信首建大策與漢祖起漢中定三秦遂分兵

以北禽魏取代仆趙脅燕東擊齊而有之南滅楚垓下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觀其距蒯徹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怏怏遂陷悖逆夫以盧綰里閈舊恩猶南面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請豈非高祖亦有負於信哉臣以爲高祖用詐謀禽信於陳言負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漢與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還報而自王其後漢追楚至固陵與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信復何恃哉夫乘時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難哉

攷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 班志參合縣屬代郡括地志參合故城在朔州定襄縣北 漢使

將軍柴武擊之武與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一罪也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二罪也今反爲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僕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以僨於吳也今僕亡匿山谷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勢不可耳遂戰信敗武追斬之於參合　上還洛陽聞淮陰侯之死且喜且憐之問呂后曰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徹計上曰是齊辯士蒯徹也乃詔齊捕蒯徹蒯徹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徹曰嗟乎冤哉烹

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邪上曰置之開蹤後曹參爲齊相禮下賢人請通爲客通薦齊之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參皆以爲上賓通嘗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

初上之與項羽相距于京索之閒也數使使勞苦丞相何鮑生謂何曰上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上大悅及上征陳豨聞淮陰侯誅益封蕭何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衞諸人皆賀召平獨弔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封置衞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有疑君心矣

故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財佐軍則免矣何亦從之召平者故秦東陵侯也秦亡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東門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　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爲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爲代王者羣臣皆以子恆爲請立恆爲代王都晉陽　大赦天下　三月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爲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又詔曰蓋聞王者莫高于周文霸者莫高于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

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其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 上之擊陳豨也徵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使人讓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爲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梁太僕得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遂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臣瓚曰扈輒勸越反而越不誅是反形已具也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傳處蜀青衣青衣道屬蜀郡臣瓚曰今漢嘉是也韋昭曰青衣道在大江青衣二水之會今嘉州龍游縣也西至鄭逢呂后從

長安來彭王爲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二世二年彭越起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洛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可其奏三月夷越三族梟越首洛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梁大夫欒布者梁人也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賃傭于齊爲酒人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爲盜而布爲人所略賣爲奴于燕爲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爲都尉荼爲燕王以布爲將及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言上請贖布以爲梁大夫使於齊未反而越誅及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欲烹之方提趨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皋閒項王所以遂不

能西者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爲反反形未具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於是上乃釋布罪拜爲都尉

司馬遷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于楚身屢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爲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

烈士何以加哉

丙午立皇子恢爲梁王按考異曰漢書諸侯王表作三月丙午按劉羲叟長歷三月丙辰朔無丙午今從史記年表今按史記年表作二月丙午與通鑑先書三月夷彭越三族方於此書立子恢爲梁王則又是三月丙午丙寅立皇子友爲淮陽王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頗益淮陽 夏四月行自洛陽至令豐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 五月詔立秦南海尉趙佗爲南粵王晉志秦使任囂趙佗攻粵略取陸梁地遂定南粵以爲桂林南海象三郡非三十六郡之數乃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謂東南一尉也余謂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三十三年取南粵爲南海桂林象郡此南海尉止典南海一郡兵耳三十六郡之尉也安得兼典桂林象郡任囂既死秦已破滅趙佗始擊并桂林象郡以此知非兼典也詔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使與百粵雜處會天下誅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耗減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佗爲南粵王使

陸賈即授璽綬與剖符通使使和集百越無爲南邊患害初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班志龍川縣屬南海郡裴氏廣州記龍川本博羅縣之東鄉有龍穿地而出卽穴流泉因以爲號師古曰今循州雷鄉龍川卽今惠州府之龍川縣○囂音敖）語曰秦爲無道天下苦之聞陳勝等作亂天下未知所安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欲興兵絕新道自備（蘇林曰新道秦所新通越道）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班志番禺縣屬南海郡尉佗所都東西今爲廣州治所○番音潘禺音虞）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卽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卽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武帝伐南越遣楊僕出豫章下橫浦剚橫浦通豫章之路也杜佑曰橫浦關在虔州大庾縣西南南康記曰南野大庾嶺三十里至橫浦有秦時關其下謂之塞上班志陽山侯國屬桂陽郡姚氏曰連州陽山縣上流百餘里有騎田嶺當是陽山關新唐書地理志連州陽山縣有故秦湟谿關班志陽山縣治湟水之南郎其故城本南越置關之）

邑故關在縣西北四十里茂溪口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爲假守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桂林後武帝改爲鬱林郡象郡武帝改爲日南郡自立爲南越武王陸生至尉佗魋結服虔曰今兵士椎頭髻也師古曰椎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椎也○魋音椎結音計箕倨見陸生陸生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閒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

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也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耳何乃比於漢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留陸生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曰橐中裝珠玉之寶也裝裹也師古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言其寶物質輕而價重可入囊橐以齎行故曰橐中裝他送亦千金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他送陸生卒拜尉佗爲

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帝大悅拜賈爲太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竝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秦始王皆以極武而亡鄉使秦已幷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

帝有疾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舞陽侯樊噲排闥直入（班志舞陽縣屬潁川郡應劭曰舞水出其縣之南史記正義在許州葉縣東十里師古曰闥宮中小門也一曰門屛也）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

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絶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 六月令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初淮陰侯死布已心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 師古曰反者被誅皆以爲醢卽刑法志所謂葅其骨肉是也賈公彥曰有骨爲臡無骨爲醢○醢音海臡音泥 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布所幸姬病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 賁音肥 赫乃厚餽遺從姬飲醫家王疑其與亂欲捕赫赫乘傳詣長安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 師古曰微驗者不顯言其事 淮南王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

赦賁赫以爲將軍上召諸將問計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爲乎汝陰侯滕公車泰汝陰縣屬汝南郡春秋胡子之國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王之疏分也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上乃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幷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幷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吳謂荊王劉賈所封之地楚謂楚王交所封之地齊謂齊王肥所封之地魯亦入楚境韓地時以益淮陽魏地梁王友所封也下

蔡縣屬沛郡春秋時之州來也越會稽地故越王句踐之墟也長沙吳芮所封屬時其子臣嗣封黥布都六引淮為湖故策其西取下蔡東取劉賈以據全淮越在東南故策其縣歸重於越以自厚為深固不可取之計布娶於長沙王故策其身歸長沙料其出於驪山之徒慮不及遠也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illegible]桓譚新論曰世有圍碁之戲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其上者遠碁疏張置以會圍因而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遮要以爭便求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邊隅作罫以自生于小地則終必不勝矣今薛公之言上計取吳楚并齊魯及燕趙者此廣道之謂也中計云取吳楚并韓取魏據敖倉此遮要爭利者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罫者也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出下計上曰何為廢上中計而出下計對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考異曰史記諸侯年表云十二月庚子厲王長元年漢書諸侯王表十月庚午立今從漢書帝紀初上之欲易太子也大臣雖多諫諍上意終未堅決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

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釋之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閒雖臣等百餘人何益釋之彊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曰綺里季曰夏黃公曰角里先生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釋之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此所謂四皓也避秦之亂隱于商山索隱曰按陳留志云園公姓唐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爲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修道故號曰夏黃公角里先生河內軹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

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一日角里先生至是布反上有疾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者說建成侯呂釋之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矣君何不急請呂后乘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師古曰輜車衣車也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彊於是呂釋之立夜見呂后呂后乘間爲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也惟思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司馬彪曰長安縣東有曲郵聚索隱曰今在新豐西俗謂之郵頭漢書舊儀云五里一郵郵人居間相去一里半按郵乃今之候也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傅太

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酈侯行少傅事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爲皇太子衞軍霸上應劭曰材官有材力者漢官儀曰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衞士二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處則習船邊郡將萬騎行障塞烽火追虜師古曰車常擬軍興者若近代之戎車也騎常所養馬并其人使行充騎若今武馬及所資者主也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之言東擊荆荆王賈走死富陵班志富陵縣屬臨淮郡括地志富陵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閒班志臨淮郡有徐縣僮縣杜預曰徐在下邳僮縣東括地志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四十里古徐國也補述徐故城在泗州北五十里僮故城在虹縣東北七十里皆鳳陽府屬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師古曰不與一處而分爲三欲互相救出奇謀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

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布遂引兵而西

丙午十二年冬十月上與布軍遇於蘄西郡國志蘄縣屬沛郡布兵精甚上壁庸城以布軍銳甚故堅壁以拒之庸城地名也亦在蘄縣西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上令別將追之

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括地志沛宮故地在徐州沛縣東南二十里一十步悉召故人父老諸母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爲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忼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

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上欲去沛父兄固請留上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上復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惟陛下哀憐之上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為其以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　漢別將擊英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零陵有洮水出洮陽縣西南東入于湘水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王臣使人誘布偽欲與亡走越布信而隨之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初布之反也下蔡亭長詈之曰封汝爲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黔徒羣盜所邪而反何也行見銜髮纏草根齒錯馬骨耳至是果如其言

司馬遷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皋陶之後哉身

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
爲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爲世大戮禍之興自愛
姬殖妒媚生患竟以滅國
周勃悉定代郡鴈門雲中地斬陳豨於當城班志當城縣屬代郡闞駰十三州記當城在高柳東八十里縣當恒都山作城故曰當城史記正義曰當城在朔州定襄縣界考異曰盧綰傳云漢使樊噲擊斬豨按斬豨者周勃非樊噲也
上以荊王賈無後更以荊爲吳國辛丑立兄仲之子濞爲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濞音譬
濞既封上召謂之曰汝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汝愼毋反　十一月上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十二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絶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

無與他事上從破黥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晉獻公嬖驪姬欲立其子故殺太子申生而以驪姬之子奚齊屬荀息而立之公薨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其弟卓子里克殺卓子迎立惠公惠公爲秦所執既歸而其子懷公立秦納文公而殺懷公晉乃定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師古曰啖當作淡淡謂無味之食也言共攻治勤苦之事食無味之食也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乎時大臣固爭者多上猶謀未決一日置酒太子侍所招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上乃大

嘗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眞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横絕四海横絕四海當可柰何雖有繒繳尚安所施翮音核繳音情繳音勺彌叶淚叢如士施叶始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初四人之隱於商山也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志叶音至時又有應

曜者隱於淮陽山中與四人俱徵曜獨不至時人爲之語曰衡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　王旣不易太子因賜太子敕曰堯舜不以天下與子而與他人此非爲不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馬尙惜況天下耶吾以爾是元子早有立意羣臣咸稱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爲汝來爲可任大事也今定汝爲嗣又敕曰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又曰吾生不學書但讀書問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以自辭解今視汝書猶不如我汝可勤學習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又曰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我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并語於汝諸弟　相國何以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爲禽獸食師古曰稾禾稈

也言秦人用之不收其稾稅也索隱曰茍子還稱用人收稾入官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爲請吾苑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爲之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

姓聞吾過也初上之擊黥布數使使問相國何爲相國爲上在軍乃拊循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宰相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何不多買田宅賤貰貸以自汙不然上心不安何從其計上乃大悅及上還民遮道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笑曰相國亦愛利乎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及是果以爲民請苑下獄則帝之疑猶未釋也張良素多病初從上入關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至是乃自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彊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赤松子仙人號

也神農時爲雨師能入火自燒隨風雨上下

臣光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仙之爲虛詭矣然其欲從赤松子遊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如高帝所稱者三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故子房託於神仙遺棄人間等功名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後置張良多病一條通鑑置之五年高帝入關下今試觀良言有爲帝者師封萬戶侯之語則必在封留侯及爲太子少傅後按良封侯在六年爲太子少傅在十一年則五年時何得遽言之故移置此

陳豨之反也燕王綰發兵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

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爲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爲然乃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爲者燕王乃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閒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連兵勿決漢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帝使使召盧綰綰稱病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氏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

以事誅與姓王者及大功臣乃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爲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春二月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綰立皇子建爲燕王　詔曰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以爲南海王　三月詔曰吾立爲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於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爲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親或爲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女子公主爲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無負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　上擊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曰疾可治上嫚罵之曰吾

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疾賜黃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戇愚直貌）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於是賜太子敕曰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其餘諸兒皆足自立哀此兒猶小也夏四月甲辰帝崩於長樂宮（壽五十三）是年春熒惑守心心爲天王至是帝崩丁未發喪大赦天下帝之崩也四日不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爲編戶民今北面爲臣心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酈商商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

不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向以攻關中大臣內叛諸侯外反亡可翹足而待也食其入言之乃發喪　盧綰與數千人居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謝聞帝崩遂亡入匈奴　五月丙寅葬高帝於長陵初高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章者歷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斗斛之平法也）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宏遠矣　己巳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王既即位謁太上皇廟羣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爲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爲高皇帝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　初高帝即位

天下田租皆十五稅一既而其法中廢至是減田租復十五而稅一　詔曰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以為民也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　初高帝病甚人有惡樊噲云黨於呂氏卽一日上晏駕晏駕者天子當晨起早作而忽崩殞不出臨朝凡臣子之心猶謂宮車晚出也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絳侯周勃受詔床下曰陳平急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卽斬噲頭二人旣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呂后弟呂嬃之夫嬃音須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卽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歸

塗聞帝崩畏呂嬃讒之於太后乃馳傳先至逢使者詔平與灌嬰
屯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太后哀之曰君
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使
傅教帝是後呂嬃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　太后令永
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為王母為虜
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為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太后聞之大
怒曰乃欲倚汝子邪乃遣使召趙王如意使者三反趙相周昌謂
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
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先使人召昌昌至
長安乃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帝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
入宮自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閒

孝惠皇帝荀悅曰諱盈之字曰滿師古曰臣下以滿字代盈者則知帝諱盈也他皆類此高帝嫡長子應劭曰禮諡法柔質慈民曰惠師古曰孝子善述人之志故漢家之諡自惠帝以下皆稱孝也　在位七年

丁未元年冬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年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酖飲之廣志鴆鳥大如鶡毛紫綠色有毒頸長七八寸食蝮蛇雄名運日雌名陰諧以其毛歷飲食則殺人范成大曰鴆邕州朝天鋪及山深處有之形如鴞差大黑身赤目音如羯鼓所食毒蛇遇蛇則鳴聲邦邦然蛇入石穴則於穴外禹步作法有頃石碎啄蛇吞之山有鴆草木不生秋冬之間脫羽甘時人以銀作爪拾取著銀瓶中否則手爛墮鴆矢著人立死集於石石亦裂此禽至兇喙毒所謂酖即鴆酒也陸佃埤雅曰鴆如鷹而紫黑喙長七八寸作銅色食蛇蛇入口輒爛屎溺著石石亦爲之爛羽翮有毒以櫟酒飲殺人惟犀角可以解故有鴆處必有犀黎明程大昌曰黎黎有字通黎黑也黑與明相雜欲明未明之交也猶曰昧爽也昧暗也爽明也亦明暗相雜也遲明即未及乎明也質明則已明也帝還趙王已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卒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師古曰去其眼睛以藥熏耳令聾也瘖不能言也以瘖藥飲之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乃召帝

觀人彘帝見問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謂身爲太后子而不能容父之寵姬是終不能治天下也帝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

臣光曰爲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安有守高祖之業爲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殘酷遂棄國家而不恤縱酒色以傷生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誼也

徙淮陽王友爲趙王　春正月始作長安城西北方漢都長安蕭何雖治宮室未暇築城帝始築之杜佑曰惠帝所築長安城在今大興城西北苑中

戊申二年冬十月齊悼惠王來朝飲於太后前帝以齊王兄也置之上坐太后怒酌酖酒置前賜齊王爲壽齊王起帝亦起取卮太后恐自起泛帝卮齊王怪之因不敢飲佯醉去問知其酖大恐齊內

史士說王（師古曰內史王國官士其名也）使獻城陽郡爲魯元公主湯沐邑太后喜乃罷歸齊王　春正月癸酉有兩龍見蘭陵家人井中（理志蘭陵縣屬東海郡師古曰家人言庶人之家）　隴西地震　夏旱　郃陽侯仲薨（仲卽代王喜封郃陽事見上卷高祖七年）　酇文終侯蕭何病上親自臨視因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秋七月辛未何薨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

司馬遷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癸巳以齊相曹參為相國初參之相齊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相齊九年齊國大治及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師古曰舍人猶言家人一日私屬官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及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漢制丞相官屬長史之下有掾史令史等員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

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參輒飲以醇酒
閒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為常相舍後園近
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
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相與應和見
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窋音拙惠帝怪
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
高帝新棄群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
乎然無言吾告若也窋歸以私問參參怒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
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
君也乃者猶言曩者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
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

陛下言之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爲相國出入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補注較史記作顜直也明也言法明直若畫一也漢書作講言講明之若畫一也荀紀作較接較者對也其輕重之際計較明定如畫一而不二也○顜音講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淸淨民以寧壹　是年天開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地動陰有餘天裂陽不足皆下盛彊將害上之變也

【己巳】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　以宗室女爲公主嫁匈奴冒頓單于是時冒頓方彊爲書使使遺高后曰孤僨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游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將相大臣議斬其使者發兵擊之樊噲

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中郎將季布曰噲可斬也漢有五官左右中郎三將秩二千石典領中郎屬郎中令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聲未絕傷夷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釋報書曰單于不忘敝邑賜之以書敝邑恐懼退日自圖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汙敝邑無罪宜在見赦拜遺以車二乘馬二駟冒頓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

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為東海王搖與無諸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從諸侯滅秦功多其民便附故立之都東甌世號東甌王無諸五年受封都冶

今福州侯官是也帝又封搖于東海東海郡東甌今溫州永嘉是也應劭曰搖封東海在吳郡東南濱海此閩越東越所由分也晉註東甌郡今溫州府其地傾陷少裴故名

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

秋七月都廄災都廄大廄也屬太僕

是歲蜀湔氐反班志湔氐道屬蜀郡縣也在西徼外江水所出又百官表有蠻夷曰道則其地蠻氐居之故曰道也○湔音煎又音翦氐音低又音底

惠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張氏后帝姊魯元公主女也太后欲為重親故以配帝

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帝年十七即位至是始冠孔穎達曰案賈誼說周公對成王云古者冒而句領注云古人謂三皇時以冒覆頭句領繞頸至黃帝時則有冕也世本謂黃帝造火食旃冕冕起于黃帝也但黃帝以前則以羽皮為之冠黃帝以後乃用布帛其冠之年則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故襄九年左傳云古者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其士則二十而冠古者行冠禮於廟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冠三加爵弁冠所謂三加彌尊加有成也諸侯則四加而有元冕故大戴禮云公冠四加也諸侯尚四加則天子當五加袞冕也鄭樵曰漢改皇帝冠為加元服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冠冠訖皆於高祖廟如禮謁見 省

法令妨吏民者　除挾書律秦律挾書者族今始除之　帝以朝太后於長樂宮及閒往數蹕煩民師古曰非大朝見中閒小謁見曰閒往天子出入警蹕辟止行人數蹕則人以爲煩　乃築複道於武庫南武庫在長樂未央之閒故築複道始於武庫南　奉常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游衣冠之道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謂從高帝寢出衣冠游于高廟每月一爲之其道正直今之所作複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也　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爲原廟渭北師古曰原重也先已有廟今更立之故云重也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

臣光曰過者人之所必不免也唯聖賢爲能知而改之古之聖王患其有過而不自知也故設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豈畏百姓之聞其過哉是以仲虺美成湯曰改過不吝傅說戒高宗曰

無恥過作非由是觀之則爲人君者固不以無過爲賢而以改過爲美也今叔孫通諫孝惠乃云人主無過舉是教人君以文過遂非也豈不謬哉

長樂宮鴻臺災三輔黃圖鴻臺在長樂宮中秦始皇二十七年築高四十丈上起觀宇帝嘗射飛鴻于臺上故曰鴻臺

秋七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丙子織室災凌室藏冰之室織室掌織作繒帛之處補註五行志曰凌室奉供養之饋織室供宗廟衣服皇后之象又戒若曰皇后無宗廟之條云爲後嗣果絕

宜陽雨血

辛亥五年冬雷洪範論曰陽用事百八十三日而終陰用事百八十三日而終雷出地百八十三日而入地入地百八十三日而復出地是其常經也冬雷爲失常桃李華棗實補註漢書五行志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

春正月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

帝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爲高祖原廟高祖所教歌兒

百二十人皆令為吹樂後有缺輒補之　夏大旱江河水少谿谷水絕　秋八月平陽懿侯曹參薨　九月長安城成賜民爵戶一級　楚人朱建者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苟容嘗為淮陽王黥布相諫布無反布誅高帝聞建嘗諫布乃賜號曰平原君徙家長安辟陽侯審食其聞其賢欲與之交建以辟陽侯行不正不肯見既而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賈素與建善乃令建竟發喪而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贈死者之衣曰稅○稅音稅）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賻死以布帛曰賻○賻音附）至是人或毀辟陽侯於帝帝大怒下吏欲誅

之太后聽不可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召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而往見帝幸臣閎孺說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矣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閎孺大恐言於帝帝果出辟陽侯初建之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爲背己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大驚益敬信焉

壬子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平之爲相呂嬃數讒之曰陳平爲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平聞日益甚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嬃於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嬃之讒也 齊悼惠王肥薨 夏酈文成侯張良

甕初良之擊始皇也亡匿下邳嘗從容步游下邳圯上圯音彝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冢

行上冢伏臘祠黃石

司馬遷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與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以周勃爲太尉　舞陽侯樊噲薨噲少以屠狗爲事與高祖俱隱及高祖起事無戰不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太后女弟爲婦故於諸將爲最親

癸丑七年冬發車騎材官詣滎陽太尉灌嬰將　春正月辛丑朔日

有食之　夏五月丁卯日有食之既　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大赦天下帝之崩也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爲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一子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乃如辟彊計太后悅其哭乃哀呂氏權由此起九月辛丑葬安陵臣瓚曰壽二十四安陵在長安北三十里師古曰去長陵一十里　初張皇后無子後宮美人有男太后令皇后匿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爲太子既葬太子卽皇帝位年幼太后臨朝稱制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太后臨朝行天子事故稱制

資治通鑑補卷廿二終